



知书达礼
zhishudali 典藏

WORLD
THE LIBRARY OF CLASSIC LITERATURE



《格言》总编辑李彤倾情推荐

LIBRARY LIBRARY

【英】狄更斯◎著

Oliver Twist

雾都孤儿

哈尔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雾都孤儿 / (英) 狄更斯 (Dickens, C.) 著; 那兰兰
译. —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00.2 (2010.7 重印)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ISBN 978-7-80639-298-0

I. 雾… II. ①狄…②那… III. 长篇小说 - 英国 - 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1928 号

书 名: 雾都孤儿

作 者: [英]狄更斯 著

译 者: 那兰兰

主 编: 崔钟雷

副 主 编: 王丽萍 那兰兰

责任编辑: 李英文 孙爱萍

责任审校: 陈大霞

装帧设计: 稻草人工作室

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 哈尔滨市香坊区泰山路 82-9 号 **邮编:** 1500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网 址: www.hrbch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 hrbch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 (0451) 87900272 87900273

邮购热线: (0451) 87900345 87900299 87900220 (传真)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

销售热线: (0451) 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5 **字数:** 37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39-298-0

定 价: 17.9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 **服务热线:** (0451) 87900278

本社法律顾问: 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

Oliver Twist

雾都孤儿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英】狄更斯 / 著 那兰兰 / 译

哈尔滨出版社

长久以来,外国名著以其多样的题材,精巧的构思,细致生动的笔触,灵动鲜活的角色受到广大读者朋友的喜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在我的青年时代,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成为我枕边案头的亲密伙伴,书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令我十分神往,在我之后的生活和工作中为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相信他那段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伴随着无数青年走过了他们神采飞扬的花样年华。

外国名著熔思想性、艺术性、文学性于一炉,记录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呈现有情世界的动人色彩。它们题材多样而风格迥异,有的笔触细腻;唯美精致,给人以心灵上的愉悦与慰藉;有的激越奔放,充满张力,唤醒人们心底沉睡的力量;有的侧重对历史文化的寻根溯源,展现历史的厚重积淀;有的力求对人类内心情感世界的深度剖析,探寻人类心灵的奥秘。一本本魅力四射的名家名作,折射出那个时代人们丰富的精神世界以及物质生活风貌。

这套从诸多外国名著中精心选编的“世界经典名著文库”,囊括了在国际上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经典作品。丛书装帧精美、译文精妙,充分显示出蜚声国际文坛的大师们深厚的写作功底和独

到的写作风格。旨在为读者朋友们打造一个深具异国文化氛围的阅读空间,领略外国名著的艺术魅力,获得高雅的审美享受和人文熏陶,提升文学素养和人生品位。由于所选作品的译者全部是对外国文学素有研究的学者,他们高品位的人文修养,准确而传神的译笔,为本套丛书增色不少。

鉴于外国名著带给我如此愉悦的阅读感受和深远的人生影响,我致力于将本套精品之作推荐给广大的读者朋友们,希望能够带给你们更加富有层次的阅读体验。培根曾说:“书籍是在时代的波涛中航行的思想之船,它小心翼翼地把珍贵的货物运送给一代又一代。”希望广大青少年朋友能够登上这艘满载着知识与快乐的希望之舟,遍览国外精品,传承文明薪火,共享经典珍藏。

《格言》总编辑:

李彤



前言

《雾都孤儿》是英国著名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最著名的作品之一。狄更斯出生于英国朴茨茅斯,父亲是一名海军小职员。少年时期,由于家庭条件所限,他放弃学业到伦敦做了一名学徒,这段经历使狄更斯的作品更关注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状态。狄更斯接受的正规教育有限,但他勤奋努力、善于思考,终于自学成才,获得了成功。他创作了多部长、中、短篇小说和戏剧、游记等,是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

《雾都孤儿》是狄更斯第一部社会批判小说,它以雾都伦敦为背景,描写了主人公奥立弗的可怜出身及遭遇——本应是富人家孩子的奥立弗,出生后丧母,进而流落到孤儿院,后被送去做学徒,因无法忍受饥饿与侮辱,便逃往伦敦,但被强盗团伙诱骗而误入歧途,其间虽被好心人收养,却仍未彻底逃脱强盗团伙的魔掌,最后在善良人们的帮助下,终与家人团聚。

该小说拥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这种震撼来源于善与恶的对决。善与恶似乎是文学作品中经久不衰的论题,但《雾都孤儿》中的“善”并不流于表面。作者将人性进行剖析,去除其表面化的东西,向世人展示其内在——诚如书中的南茜,表面罪恶,但心底深处却满溢善良——这便使得书中所言及的“善”更具说服力、感染力与亲和力。在扬善贬恶的同时,作者还不忘揭露当时英国慈善机构的伪善,呼吁全社会对下层劳动人民进行关注,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使得该作品不论在文学意义上,还是在现实意义上,都具有极高的价值。

目 录

009 第一章

011 第二章

020 第三章

028 第四章

035 第五章

044 第六章

049 第七章

055 第八章

062 第九章

068 第十章

072 第十一章

079 第十二章

087 第十三章

094 第十四章

104 第十五章

110 第十六章

119 第十七章

128 第十八章

135 第十九章

144 第二十章

目 录

151 第二十一章

156 第二十二章

163 第二十三章

170 第二十四章

175 第二十五章

181 第二十六章

191 第二十七章

198 第二十八章

207 第二十九章

211 第三十章

217 第三十一章

227 第三十二章

234 第三十三章

242 第三十四章

250 第三十五章

257 第三十六章

259 第三十七章

268 第三十八章

277 第三十九章

290 第四十章

目 录

297 第四十一章

305 第四十二章

315 第四十三章

324 第四十四章

330 第四十五章

334 第四十六章

342 第四十七章

349 第四十八章

357 第四十九章

366 第五十章

375 第五十一章

388 第五十二章

396 第五十三章



Oliver Twist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第一章

在那样一个市镇，它的一些公共设施中，有一个历来普遍设在各大小城镇的机构——救贫院。对于那个市镇的名字，由于种种原因，我觉得还是不提为好。我们的主人公就是从这个救贫院降生到这个世界来的。教区医生把这个婴儿接到这个充满悲哀和苦难的世界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可怜的婴儿能否生存下来、能否有个名字都是令人怀疑的。

可是，如果那样想就错了，那这本传记就不可能问世了，即便问世也只会短短几页；这样，它将具备别的传记无法具备的优点，成为任何时代和国家所有的传记中最真实的典籍。

我并不认为在救贫院出生是最幸运最让人羡慕的，但我总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奥立弗真是遇上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了。当时，小奥立弗都不能正常呼吸，虽然呼吸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事情，可从客观情况来看，却是我们生存的第一需要。有好长一段时间，这小东西躺在一块褥垫上不停地喘着，在阴界与阳间徘徊，然而重心已明显地倾向了阴界。

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奥立弗周围幸亏没有小心翼翼的奶奶、姥姥，心急如焚的姑姑、阿姨，经验丰富的保姆和学识渊博的医生，如果不是这样，他肯定立刻就会死的。可是，他身边除了一个因贪喝不大容易到手的啤酒而被弄得迷迷糊糊的老贫妇外，再就是只有一个按约定在这里当差的教区医生了。奥立弗与生命的抗争已见分晓：经一番奋斗，他一口气上来了，在一个喷嚏之后哭出声来。哭声的响亮是可以想见的，因为这男婴在足足三分十五秒内不曾有过声音。这一声哭喊告诉救贫院的人们：这里从此又背上了一个包袱。他的

第一声啼哭证明他的肺部功能很正常。这时，铁床上一条被胡乱扔着的满是补丁的被子有了动静。一个年轻女子有气无力地从枕头上竖起苍白的面孔，用微弱的声音模糊不清地吐出几个字来：

“让我看一眼我的孩子……再死吧。”

医生一直坐在壁炉前面，烤着手。听完那女子的话，起身走到床前，态度非常和蔼地说：

“哦，请别提到死呀。”

“愿上帝保佑，你不能现在就死，绝不能现在就死！”那充当护士的老贫妇接着说道。她急忙把一个绿色玻璃瓶子塞进兜里，她刚才一直躲在墙角那边津津有味地品尝着那瓶中之物。

“上帝保佑，绝不能现在就死，先生。等她活到我这般年纪，生上十三个孩子，然后再逐个儿地死掉，这样就可以跟我一起待在救贫院里，她就明白犯不上这样做了，哦，上帝保佑！姑娘，还是想想做母亲的滋味吧。你看看，多可爱的小乖乖！”

很显然，她这番用做母亲的幸福来安慰产妇的话并没达到预期的目的，产妇一边虚弱地摇摇头，一边向婴儿伸出双手。

医生把婴儿放到她怀里。她用那冰凉而又毫无血色的双唇热烈地亲吻着婴儿，又用手轻轻抚摸着婴儿的脸，又向四周狂乱地顾盼了一下，头朝后一仰——死了。在场的人赶紧给她揉胸搓手，按太阳穴，可血液已经停止了流动。于是，他们为死者说了几句祈求希望和安宁的话。可在这之前，她没看到希望，更没有得到安慰。

“完了，辛格米太太！”医生说道。

“唉，太可怜了，是完了！”护士说着，从枕边把绿瓶子的木塞拾了起来，那是她刚才俯身去抱婴儿时掉的，“真可怜！”

“护士，如果孩子哭闹不停，那时你就尽管让人去喊我，”医生一边说，一边随意地戴上手套，“这小家伙很有可能很调皮。闹得凶时就给他喂点儿粥吃。”他边戴帽子边向门口走去。这时，他又在床边停留了片刻，说道，“这姑娘长得不错，哪儿来的？”



“是昨晚教区济贫专员叮嘱把她送到这里来的，”妇人答道，“有人看到她倒在街上，看样子是走了很多路，鞋底都磨破了。可她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这根本就没人知道。”

医生站在死者那里俯下身去，拿起她的左手看了看。

“还是那么回事儿，”他摇着头说，“没有结婚戒指。唉！晚安！”医生吃饭去了。“护士”又拿出绿瓶子足足地喝了几口，然后就坐在炉前的一张矮椅子上给婴儿穿衣服。一个人的衣着果真是魔力无穷啊！从小奥立弗·特威斯特的身上便可窥其一斑。当他被裹在一条唯一是他蔽体之物的毯子里时，说他是富贵人家的后代也行，说他是乞丐所生亦可；别人的眼光再凶再厉害也绝不可能猜出他的身份和地位。这时，在这种情况下，不知被用过多少次的破旧白衬衫套在他身上时，立刻就给他打上了烙印，印上了标签。

从此以后，他就是一个由教区收养的孩子、救贫院的孤儿、卑微的、饿不死的苦力，注定要在世间备受拳打脚踢的凌辱，遭受世人的冷遇而得不到任何人的怜悯。奥立弗哭得悲天恸地，如果他知道自己是个孤儿，命运被掌握在教会执事和济贫专员手里，只能凭他们的喜怒来决定自己命运的沉浮的话，也许就会哭闹得更厉害了。

第二章



在以后的八到十个月里，奥立弗竟遭受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欺骗行为的对待。救贫院当局只是按规定，把这个新生孤儿嗷嗷待哺和一无所有的情況向教区作了汇报。教区当局认真地询问救贫院眼下有没有一个可以收容奥立弗同时能给予他抚慰和营养的地方，救贫院当即回答——无法解决。

对此，教区当局表现得十分积极，决定把奥立弗寄养出去，也就是说把他寄养到三英里外的救贫院分部去，在那里，有二三十个整天在地上打滚胡闹并触犯了救贫法的小犯人。他们在那里并没有吃得过饱或穿得过暖的不便，由一个年纪很大的女人给予他们“慈母般的关怀”；她自然是有报酬的，每个小孩每周七个半便士，她是看在这钱的分儿上才收下这批小犯人的。一个孩子每周七个半便士的伙食费实在太充足了，七个半便士可以买许多好东西，甚至可以撑得小肚皮不舒服。

这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精明干练，她懂得怎样做既对孩子有益又能对自己有利。因此，她把每周伙食费的大部分拨到自己名下，而余下的留给成长中的这一代教区孤儿，他们所得的则大大低于规定标准，故此在已低得无法再低的深渊中发现了更深的去处，这足以说明，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实验哲学家”。关于另一位“实验哲学家”，人人都知。他的原则就是马儿无草也能活；他直接作了实践，以身作则，把自己的一匹马的口粮逐渐减到一天一根干草。不用问，他能把它驯成一匹不用吃草的烈性骏马，但可惜这马无福消受，还没来得及享受空气美餐就宣告死亡了。就那位受托抚养奥立弗·特威斯特的女人的“实验哲学”来说，不妙的是她的理论在实施时往往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如果一个孩子被精心训练得能靠营养低得不能再低的最少量的食物生存，十之八九会发生不幸的：孩子或因饥寒交迫而病倒；或因照看不周而掉进火里；或者稀里糊涂地给闷个半死。不管怎么说，可怜的小生命常常光顾另一个世界，好跟他们没机会在这个世间谋面的父母团聚。

因为还不知上面有一名教区送来的孤儿，所以在翻动床架时把他折了下来，也许是在偶然的一次集体洗漱中马马虎虎地把孩子给弄死——这种状况倒是非常少见的，原因很简单，并不是他们不小心，而是因为给这些孩子集体洗漱的机会很少。如果出现这些事有时需要接受审讯，情况可能会非常有趣。真遇到这种场合，陪审团会尽全力想出些麻烦的事来，教区居民会义愤填膺，联名抗议。但这类不合时宜的措施很快会在教区医生和干事的证据和证词面前失去威信；教区医生会照例解剖尸体，结果发现小孩腹中空空（这当然是可能的）；教区干事的供词当然会合乎教区当局的需要（其忠诚



Oliver Twist

自然可见)。再有,每当理事会要视察救贫院和寄养所时,肯定会派干事提前去通风报信的。然后,当他们到来时,这些孤儿们个个干净整洁,这自然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如果指望这种寄养制度能养出好苗子来,那是靠不住的。在奥立弗·特威斯特满九岁那天,我们看到的是矮小、瘦弱、苍白的他。然而天性和遗传使他的胸怀里有一颗善良坚毅的心灵,如果风趣点儿说,这还多亏寄养所里的营养短缺,才使他的心灵获得充分发展的空间。也许是这种原因吧,能侥幸活下来直到九个年头,或许还真要归功于此呢。不管怎样,今天确是他九岁的生日,这是实实在在的。生日是在煤窑里过的,他的客人并不多,是被精挑细选过的两位小绅士。因为他们一直都在穷凶极恶地叫饿,所以三个人被打了一顿之后就被关在这儿。

就在这时,寄养所好心的曼太太被吓了一大跳,想不到这会儿看见教区干事班布尔先生正在使劲儿地推菜园大门上的小门。

“仁慈的上帝!欢迎您,班布尔先生。”曼太太从窗子里探出头,装出一副很高兴的样子招呼道,“苏珊,快把奥立弗和那两个小子带上楼去,一定要快,赶紧把他们洗干净——我的天啊!班布尔先生,见到您可真高兴呀!”

你看,这班布尔先生是个脾气十分暴躁的胖子,对于曼太太亲热的问候不但没有以礼相待,反而使劲地摇了一阵那扇小门,然后又狠狠地补上一脚,教区干事,除了有这本事以外还有什么?

“我的天哪,瞧瞧,”曼太太边说边往外走,这时,那三个孩子已被带走,“真糟!我怎么忘了大门是从里面插着的呢,还不都是因为那些可爱的孩子!快请进,请进来呀,班布尔先生,快请,先生。”

这番客气的邀请仍没打动班布尔先生,甚至连教会执事为之动容地行屈膝礼,也没有消除这位教区干事的怒气。

“曼太太,你难道觉得这很好吗?教区里的公职人员为了与区里收养的孤儿有关的事来到这里,你竟把他们关在菜园门外。”班布尔先生紧握手杖质问道,“曼太太,提醒你,难道你忘了自己身负教区的托付,并且是领薪金的吗?”

“哦!班布尔先生,我那会儿正在对这几个可爱的小家伙说您来了,他们确实很喜欢您呢。”曼太太极其谦恭地回答。

班布尔先生一向以为自己极具演说天分，且地位极高。现在，口才已经显示，地位也已经确立，所以他态度变得温和了。

“好了，好了，曼太太。”他语调变得柔和了，“也许真如你所说，前面领路吧。曼太太，我是因公务才来到这里的，好了，待会还有话跟你说呢。”

在一间方砖铺地的小客厅里，曼太太为教区干事安排好坐位后又麻利地把他的三角帽和手杖放好。班布尔先生擦了擦额头上因赶路而沁出的汗，很得意地向三角帽瞥了一眼，露出了笑容。的确，他是露出了笑容。教区干事也是人，那他自然也会有笑容的。

“班布尔先生，我说话您可别挑剔呀，”曼太太柔声地说着，声音甜得腻人，“因为您走了好长一段路，不然我也就不提这件事了。班布尔先生，您要不要喝点儿什么？”

“曼太太，不需要，什么也不需要。”班布尔先生一边说着，一边很威严却又很友善地摆摆手。

“噢，不！我看您还是喝点儿吧，”其实，曼太太早已注意到他拒绝的口气，还有他说话时的手势了，“掺一点儿凉水，再加一块糖，只那么一小口。”

班布尔先生干咳一声，没有吱声。

“好嘛，就来那么一小口？”曼太太又说道。

“有什么可喝的？”班布尔先生问道。

“哦，还不是我常备的那些东西，那些可爱的小家伙如果遇上身体不舒服，我就往达菲糖浆里加一点儿给他们喝，班布尔先生，”曼太太边回答，边打开墙角的食橱取出一个瓶子和一只玻璃杯，“这是杜松子酒，不骗您，班布尔先生。”

“你会给孩子们喝达菲糖浆吗，曼太太？”班布尔先生一边兴致勃勃地看着曼太太调酒，一边问道。

“啊，愿上帝保佑这些孩子们，虽然价钱贵了一点儿，可我还是给他们喝的，”曼太太回答道，“班布尔先生您要知道，要他们吃苦，我会很难过的！”

“是啊，你确实是个心肠极好的女人，曼太太。”这时她把杯子放到桌上，班布尔先生称赞道，“一有机会我就会向理事会报告这件事的，曼太太。”说



着，他把杯子移到面前。

“你对这些孤儿就像慈母一样，你很伟大，曼太太。”他搅了搅掺水的杜松子酒。

“我由衷地祝你健康，为你干了这杯，曼太太。”说完他一口就喝下了半杯。

“现在我们开始谈正事，”班布尔先生掏出一只皮夹，“奥立弗·特威斯特今天该满九岁了，他可真够命苦的，不过现在总算可以了。”

“愿上帝保佑他！”曼太太紧跟着插了一句。

“当初出了十镑赏金，后来竟提高到二十镑；不仅如此，而且教区当局做了最大的甚至可以称为无法估量的努力，”班布尔先生说道，“可我们终究没有查到他的父母是谁，也没查明他的身份和住址。”

曼太太很不自然地扬起双手，思量片刻后问道：“那么他的名字是怎么回事呢？”

班布尔先生骄傲地挺了挺身子说：“是我想出的办法，你看这个办法不好吗？”

“哦，班布尔先生！你？”

“不错的，曼太太。我们是按字母的排列顺序依次给收养的孩子们起名的。前面一个轮到 S，我们叫他斯瓦波尔(Swubble)，这一个轮到 T，我们就叫他特威斯特(Twist)，下一个可能是昂温(Unwin)，再下一个我们该叫他维尔金斯(Vilkins)，直到把姓氏按字母从 A 到 Z 轮一遍，轮到最后一个，就再从头开始。”

“哎呀，干事先生，真有您的，您可真有学问啊！”曼太太神采飞扬地说。

“啊，嗯，”班布尔先生听了恭维之辞显得更加得意了，“这也有可能吧，曼太太。”他边说边把那杯掺了水的杜松子酒一饮而尽，于是又接着说道，“奥立弗现在已经长大了，如果继续留在这儿就显然不合适了，所以理事会决定把他带回救贫院去。现在我亲自出马带他回去。请让他立即来见我。”

“我去带他来。”曼太太说完离开客厅去带奥立弗。这时，奥立弗早已被擦去了蒙在脸上和手上的那层好久也没动的污垢（洗一次就能擦下这么多），然后跟着他那好心的女监护人来到小客厅。

“哦？孩子，快先给这位先生鞠躬。”曼太太赶忙说。